

閩長樂陳修園著

張仲景傷寒
論原文淺註

長沙方歌括附後

江左書林校刻



光緒己丑年仲冬

古吳光裕書屋署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
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
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
天醫之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
寒也 脩園以名孝廉宰燕素精
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

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
苦可去元氣可復脩園精於醫其
治民可知矣脩園既解組自以治一
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
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
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

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
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
不至貽誤於後脩園之心何其大而遠
也余視學八閩因署中矜視獲與

脩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
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

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
不二瞭如指掌仲景為郡守而作論
脩園為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
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
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
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

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
景之書哉是為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
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

韓鼎晉拜撰



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

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
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
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
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
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
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
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
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予於是也。余

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
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
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
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
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
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
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
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

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

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
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
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
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
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
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曰：其義則
其竊取之矣。卽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

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是卽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
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
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
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卽孔
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
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
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

任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某之
矣。況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賈百年
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
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
爲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
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
先是愛身。知已。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
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

少體認工夫。此非鑿之事而已之事也。鑿不
謀之已。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
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者。
已也。非人也。鑿不爲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
是求之於已。不復求之於人。從已求鑿。求之
於知。從人求鑿。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
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
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

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
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
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
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
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
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
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
此誨及於鑿。又何利於鑿。而屑其教誨者。故